

# 论社会制裁及其矫治功能

吕耀怀, 陈颜琳<sup>①</sup>

(苏州科技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 社会成员违背社会规范造成了越轨行为, 就面临着承受方式多样的社会制裁的可能。社会制裁可运用社会力量对越轨个体施以一定的影响: 对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施行惩处、矫治, 从而发挥促其悔悟的作用; 对未被标定者产生一定的警戒、教育、彰显规范的作用, 进而有效地预防越轨行为的再次发生。

**关键词:** 越轨行为; 越轨个体; 社会制裁; 矫治

任何一个社会要维系其存在, 都必须对各种反社会行为或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进行制裁。社会制裁有多种方式, 包括法律制裁、道德制裁等等。社会制裁不是为制裁而制裁, 而是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为了正确运用社会制裁, 以实现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我们应当对社会制裁本身即社会制裁的含义、方式、社会制裁的功能等加以研究。

## 一 社会制裁的不同方式

法律、道德等社会规范的存在, 是社会秩序的基本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 都有义务遵守基本的社会规范。而一旦社会成员做出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 即形成越轨, 就面临着承受社会制裁的可能。所谓社会制裁, 就是运用社会力量对做出越轨行为的个体进行一定的处罚。预防越轨行为, 要诉诸个体内在的自觉控制力量。但是, 当个体由于不自觉而做出了越轨行为之后, 就必须诉诸外在的社会控制力量, 使越轨者受到适当的惩处。如果不对已经发生的越轨行为施以一定的处罚, 无疑就会放纵越轨行为, 越轨现象就可能愈演愈烈, 社会秩序就可能逐渐被破坏。

中国古代, 就有一些思想家充分认识到社会制裁的重要性。通常, 他们主张赏罚并举, 要奖赏那些合乎法度、遵守规范的行为, 要处罚那些越轨行为, 不能只赏不罚, 或只罚不赏。例如: “为善者赏, 为不善者罚”(《吕氏春秋》), “赏随功, 罚随罪”(《商君书·禁使》), “赏罚不信, 则禁令不行”(《韩非子·外储

说左上》), “赏必加于有功, 刑必断于有罪”(《战国策·秦策》)。

古代思想家们不仅主张要处罚越轨行为, 而且强调这种处罚的及时性、准确性和严厉性。柳宗元说: “罚务速而后有惩。”(柳宗元:《断刑论下》)只有处罚及时, 才能收到惩恶的效果。南宋张孝祥称: “罚不当罪, 则不如无罚。”(张孝祥:《缴驳成闵按劾部将奏》)处罚如果不准确, 不与罪过相称, 就成了滥罚, 而滥罚不如无罚。韩非子认为: “诛莫如重, 使民畏之。”(《韩非子·八经》)《商君书·修权》中说: “刑重而必”, 则显然是突出强调处罚的严厉性。处罚没有一定的严厉性, 就不足以使行为越轨行为者收敛。

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这些观点, 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于当代社会学中的制裁理论。社会学中的制裁理论认为对于越轨的惩罚有三个方面: 严厉性、确定性和迅速性。随着惩罚的严厉性、确定性和迅速性的降低, 越轨行为的程度将会提高。<sup>[1]</sup>

在西方思想史上, 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大概是比较系统的制裁理论的最早提出者。边沁从功利主义观点出发, 分析了制裁与人的苦乐感之间的关系, 并提出了四种不同的制裁方式。

在边沁看来, 驱使人们服从规范的力量就在于服从和不服从同快乐与痛苦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对规范的遵从同人们的苦乐感毫无关系, 那么, 规范就失去其自身的维持力。

边沁根据苦与乐的不同来源, 将制裁分为四种

<sup>①</sup> 收稿日期: 2008-05-12

**作者简介:** 吕耀怀, 男, 湖北武汉人, 苏州科技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陈颜琳, 女, 河南一乡人, 苏州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方式。<sup>[2]</sup>

第一种是所谓自然制裁,即产生于自然常轨中的快乐与痛苦。人在生活当中必须与自然和外界事物打交道,如果自然顺应了人的需要和要求,人得到了自己渴望得到的东西,那么,他就会从中获得快乐;反之,如果一个人由于自己的轻率不慎,致使自然给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那么,这种由自然所加的痛苦就是自然制裁。

第二种是所谓政治制裁,指的是政府和法律的意志对个人的干预而造成的快乐和痛苦,也就是通常由政府的奖惩措施所导致的苦乐。比如一个人因触犯刑法或触犯政府的有关规定而被判刑或罚款,由此造成的痛苦就可看作是政治制裁的结果。

第三种是所谓道德制裁,就是通过周围的人的言行对个人苦乐所产生的影响。因为这些人不代表政府或法律,所以这种制裁可称为大众制裁或舆论制裁。关于这一制裁的表现,边沁将其表述为人们对品行不端者的蔑视以及拒绝他们所要求的帮助。

第四种是所谓宗教制裁,是指上帝或教会对个人行为的干预而造成的快乐与痛苦。一个人做了与宗教教义格格不入的事情,他的宗教信仰告诉他,这将使他丧失进入天国的门票,于是引起了他对来世的恐惧和精神烦闷,这就是宗教惩罚的一种表现。

在边沁所提出的四种制裁方式中,只有后三种属于社会制裁的范畴。自然制裁虽然也是一种惩罚,但并不对维护社会规范起直接作用。实际上社会制裁不限于边沁所指出的三种。例如,地方上维护习俗的专门机构对于有悖俗习行为的个体所施予的处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制裁方式。

边沁的制裁理论以功利主义为基础,而其功利观点又被局限于对苦乐感的狭隘理解,因此,从整体上看,边沁的制裁理论是不科学的。但是,如果超越边沁对于功利的狭隘理解,人们又不得不承认,社会制裁本身确实与个体之功利的得失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制裁作为对越轨行为的惩处,一般而言,总要在某种程度上剥夺越轨者通过越轨行为所已经取得或将要取得的功利。稍为严厉一些的社会制裁,甚至还可能剥夺越轨者与其越轨行为无关的某些功利,以强化制裁的效果。如果社会制裁不包含任何对于功利的剥夺,越轨者通过越轨行为得到的功利没有受到丝毫触动,则社会制裁就会在实际上形同虚设。

根据惩罚的作用方面的不同,又可以将社会制裁划分为物质性制裁与精神性制裁这样两种方式。

物质性制裁主要表现为物质利益的剥夺,精神性制裁主要通过舆论谴责而使越轨个体感受到强大的精神压力。道德制裁是典型的精神性制裁,而法律制裁主要是物质性制裁,宗教制裁则既可能表现为精神性制裁,又可能通过教会而实施物质性制裁。

物质性制裁与精神性制裁并不是截然分离、互不相干的两种方式。通常,二者相互影响并且可以合并使用。物质性制裁与精神性制裁相比较,前者对个体行为作用的特点是直接、迅速、浅表化,而后者可能进入个体的内心,发挥长期、深远、深刻的作用。精神性制裁还有一个优点,它不必像很多物质性制裁那样必须等已经出现越轨后果之后才能实施,它能运用逐渐增加的舆论压力制裁尚未造成后果的越轨行为。

## 二 对被标定者:惩处、矫治、促动悔悟

社会学中的“标签理论”(或“标志论”)认为越轨是被标定的,甚至把越轨看作是社会制裁的结果。例如,贝克尔就曾这样说过:“越轨不是人们所从事的某种活动的特质,而是其他人将准则及制裁施加于‘触犯者’的结果。”<sup>[3]</sup>显然,这样的看法颠倒了越轨行为与社会制裁的关系。事实上,不是社会制裁引起了越轨行为,而是先有越轨行为,然后才有对越轨行为的社会制裁。越轨行为本质上并不取决于是否被标定。不论标定与否,只要某种行为与规范文化的要求相悖逆,就已经构成了实际的越轨行为。但是,对于越轨行为的社会制裁,又确实与标定与否有关系。只有那些已被社会有关方面确认为越轨的行为,才可能受到社会制裁。尚未被人们发现因而处于未标定状态的越轨行为,至少暂时还不会受到直接的社会制裁。社会制裁的锋芒所指,只能是已经显现的目标。若目标还未显现,则不可能实施具体的社会制裁。

对于已被标定的越轨行为,社会制裁既可以对该行为主体的外部行为、又可以对其内在心理产生一定的作用。

社会制裁具有外在强制性。及时、迅速实施的社会制裁,可以有效地阻止个体正在进行的越轨行为。这是社会制裁对于越轨行为的当下矫治。尽管这种限于行为本身的当下矫治是不彻底的,但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唯有通过这种及时的、迅速的行为本身的强制改变,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越轨行为所直接造成的社会危害。

社会制裁之所以能够有效地阻止当下的越轨行为,除了因为它已对从事这种越轨行为的个体给予

了当下惩处之外, 还由于它预示着追加额外惩处的可能性, 而这种可能追加的额外惩处的严重性又是不定的。如果个体此时能够及时停止越轨, 那么, 所可能受到的追加惩处就会比较轻微, 甚至可能因此而避免去追加惩处。如果个体一意孤行, 把当下的越轨行为继续进行下去, 那么, 就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追加惩处。两相权衡, 越轨个体在受到社会制裁的当下惩处后, 往往可能更倾向于放弃正在进行的越轨行为。

社会制裁所具有的外在强制性, 不仅使得越轨个体改变其当下行为的外观, 而且其影响可能会延续到越轨个体的将来行为。由于受到惩处, 越轨个体领略到社会制裁的巨大威慑力, 因此可能不再会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进行越轨活动, 而是有所惧怕, 有所顾虑, 从而使得其明目张胆的越轨行为有所收敛。虽然越轨行为的收敛并不等于越轨行为的避免和消失, 但有所收敛毕竟还是要好于肆无忌惮。因为肆无忌惮进行的越轨行为, 往往要比有所收敛的越轨行为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更多的危害。

社会制裁对于越轨行为的外部矫治, 是通过影响越轨者心理而实现的。透过行为改变的表层, 可以发现社会制裁对于越轨个体的心理矫治作用。

社会制裁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惩处形式。无论何种惩处形式, 总是对越轨个体的某种需要的限制和剥夺。因此, 惩处必然要引起越轨个体的厌恶、痛苦和恐惧的内心体验。这样, 外在的惩处就转化为越轨个体内在的心理压力。由于有了这种心理压力, 就使得社会制裁不局限于矫治越轨个体的外部行为, 而可能进一步起到心理矫治的作用。

由社会制裁所实施的外部惩处, 一开始往往会引起越轨个体的否定情绪。但是, 由于外部惩处是越轨个体的意志无法左右的, 随着惩处的持续进行, 再配之以其它因素的影响, 就可能逐渐引起越轨个体的心理变化。越轨个体由厌恶、反感惩处, 可能逐渐转变为默认和接受惩处, 逐渐产生一些不同于否定情绪的肯定情绪。这样, 个体的越轨心理就可能逐步得到矫治。

社会制裁对于越轨心理的矫治, 根据不同个体的具体情况, 会呈现出不同的难度。如果个体是初次做出越轨行为, 或是偶而为之, 那么, 个体的越轨心理本身是不稳定的, 是易动摇、易分化的。对于这样的越轨心理, 社会制裁的矫治作用比较明显而且可能收效较快。如果个体长期从事越轨行为, 那么, 个体的越轨心理就可能在越轨行为的多次重复中得

到加强和巩固, 甚至可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越轨动力定型。对于这样的越轨心理, 社会制裁的矫治作用就可能不太显著而且收效较慢。

越轨动力定型的形成, 使得个体与越轨行为相关的神经活动具有了直接性和自动性, 一旦某种条件刺激物出现, 条件反射就会接踵而至地显现出来。由社会制裁施予越轨个体的惩处, 是不同于越轨刺激的另一种条件刺激物。这种新的条件刺激物的存在, 给越轨心理加上了一个负向信息。借助于惩处的强大刺激力, 久而久之, 还是可以限制和削弱越轨个体对旧的动力定型与不良条件反射的继续强化。而旧的动力定型与不良条件反射因得不到强化, 就会逐渐被新的兴奋中心所抑制, 从而实现越轨心理的矫治。

社会制裁对于越轨个体的外部作用, 要完全转化为个体的内部作用, 并促使个体由被动地受抑制而达到对于越轨行为的主动拒斥, 还必须依赖于个体对于自己的越轨行为的彻底悔悟。虽然社会制裁的实施并不必然引起越轨个体的悔悟, 但社会制裁又确实为个体的悔悟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有了这一外部条件, 再加上其它外部因素的配合, 以及调动个体内部的某些心理因素, 就可能使越轨个体实现彻底悔悟。

### 三 对未被标定者: 警戒、教育、彰显规范

虽然社会制裁所实施的处罚直接由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所承受, 但是, 处罚的影响不限于被标定者, 还可能延及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在通常情况下, 社会制裁是公开进行的。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所受的处罚, 往往为社会上的其他个体所闻所见, 这其中就包括还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耳闻目睹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所受到的处罚, 往往可能促动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 这就使得社会制裁也可能对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起到一定的矫治作用。

对于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施予的社会制裁, 是对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发出的警戒信息。虽然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没有受到惩处, 但因为看到他人受到惩处而会有所戒惧, 不敢轻举妄动。在社会制裁的威慑下, 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担心自己将来也会受到惩处, 落得已被惩处的越轨个体的同样下场, 故可能不敢继续从事越轨活动。虽然他们只是不敢继续越轨而没有达到内心的自愿放弃, 但此时社会制裁也已实现了对其外在行为的一定矫治作用。

有些个体可能还未做出越轨行为, 但已具有某

种越轨心理。这样的个体,可能在感受到社会制裁的警戒信息后改变已有的越轨心理,从而避免越轨行为的实际发生。尽管这种越轨心理的改变可能在程度上微不足道,但还是可以认为针对他人的社会制裁也对这样的个体起到了一定的矫治越轨心理的作用。

无论是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的行为矫治,还是暂时还没有表现为相应行为的越轨心理的矫治,都须依赖于足够的社会制裁的警戒信息。如果社会制裁在惩处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时,没有向外界发出足够的警戒信息,那么,社会制裁的矫治作用就只能被局限在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本人。所谓“惩一儆百”,就是指的通过惩处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而实现对于未被标定者的警戒。

社会制裁不仅能警戒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而且能对之产生一定的教育作用。如果社会制裁仅仅是一种警戒,那么,它对于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的矫治功能就仅仅限于消极的方面,即只是使得越轨个体的行为有所收敛,心理上多了一层戒惧。但社会制裁不限于警戒,它通过惩处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而可能使得未被标定的越轨者感受到规范的存在,使其从规范不可违背的事实中认识到规范本身的重要性和严肃性,由此可能促动其形成一定的规范意识,或由比较低下的规范水平上升到比较浓厚的规范意识。通过社会制裁惩处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为未被标定的越轨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教训。所谓教训,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是以反面形式出现的教育。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能够吸取已经受到惩处的越轨者的教训,就从反面事例中受到了规范教育。这样,他们就可能不再愿意从事越轨行为,而不是仅仅表现为“不敢”。

有些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虽然曾经做出过越轨行为,但却并未自觉到行为的越轨性质,其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个体对于某些规范存在着模糊认识,即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某些规范的存在。如果社会制裁所惩处的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其行为所悖逆的正是这样一些尚未为某些个体所明确意识到的规范,那么,这样的社会制裁就具有彰现规范的作用。通过社会制裁所实施的惩处,使得曾经不明确的规范

得以明确,也就会使得个体认识到曾经不自觉的某些行为的越轨性质。而这样的个体一旦认识到其行为的越轨性,也就可能主动停止和纠正其越轨行为。这也是社会制裁的矫治功能的体现。

社会制裁所传递的警戒信息,要首先为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所感觉,然后才能对他们产生矫治作用。为了使越轨个体能够对警戒信息有所感觉,警戒信息本身必须在量上足够大。心理学认为,能引起感觉的事物属性的起码的最小量,叫做感觉阈限。个体的感受性,就是对事物属性的感觉能力,它用感觉阈限的大小来量度。凡是没有达到这个量的事物属性均处于阈限以下,不能引起感觉。根据心理学的这种研究,如果对于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的惩处所形成的警戒信息量没有达到足够大,以致不能为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所感觉,那么,社会制裁对于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的矫治功能就不能实现。

在某地实施的社会制裁,其所形成的警戒信息以该地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而警戒信息量,则在扩散过程中由中心向四周逐步递减,最后终于变得十分微弱而低于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的感觉阈限。因此,在实施对于越轨个体的社会制裁时,必须充分利用各种传媒,尽可能增加、扩大其影响,不断补充警戒信息量在传播中的损耗,以使远近不同的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都感受到社会制裁的威慑力。传媒利用得越充分,社会制裁的声势越大,警戒信息就可能传播得越远,也就越有可能使更多的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社会制裁的矫治。

#### 参考文献:

- [1] 张乐宁.当代西方社会学关于越轨的理论[J].国外社会学,1989(5).
- [2] 王润生.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11-113.
- [3] [美]杰克·D·道格拉≡,弗兰西≡·C·瓦克≡勒.越轨社会学概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55.

(责任编辑:王友良)

"describing one's real feelings", advocated the style of "readability and fluency" and held that different literary writing has different taste, which meet the aesthetic rule and have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current literary writing and research. XU Jun was a worshiper and practitioner of Chinese culture. XU Jun's literary views come from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but he is quite commendable for his foresight when making his choice from a broad arra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Key words** XU Jun; "clinging to the ancient, ignoring the present"; charm; "readability and fluency"; literary theory

#### (4) On GUO Mo-ruo's Theory about Historical Play

ZHAO Yan-qiu(019)

College of Humanit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GUO Mo-ruo is one of the advocates who put forward the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ical pla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torical play and history and reality, he advocates displaying the historic reality by using the past to allude the present. In the creation of historical play, he lays emphasis on writing the necessity of history seeking approximation when historical truth cannot be got. GUO Mo-ruo pays much attention to social tragedy, appeals to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 function of tragedy, and holds that tragedy can be written even in the socialist period.

**Key words** GUO Mo-ruo; historical play; historical reality; seeking approximation when historical truth cannot be got; social tragedy

#### (5) Social Sanctions and Their Correction Function

LIU Yao-huai, CHEN Yan-lin(023)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000, China

**Abstract** If a member of society makes some deviant behaviour against social norms, he will bear a certain social sanction. By punishing and remedying the captured deviate individuals, social sanction compels them to repent and admonishes and educates the deviate individuals who are not captured. As a result, the reoccurrence of impermissible behavior can be prevented.

**Key words** deviate behavior; deviate individual; social sanction; correction

#### (6) Consumption, Identity, Freedom and Happiness

GAO Shan, LIHuan(027)

Center of Applied Ethic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Consumption is a concept of individuality as well as a very complex social category. An individual's everyday consumption, in a sense, reflects a sort of social identity. The freedom of consumption is the fundamental prerequisite for this sort of identity to be established. Happiness is the purpose of consumption, but the growth in consumption can't always promote people's happiness.

**Key words** consumption; identity; consumption freedom; happiness

#### (7) A Brief Discussion about the Support Role of Christian Ethics to the Operation of American Democratic System

NING Ling-ling(030)